

抓来的老师

谭元亨



未来

WEILAIWENCONG

未来文丛

抓来的老师

谭元亨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抓来的老师

谭元亨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75 插页2 字数70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300册

书号: R10100·706 定价: 0.38元



第一章

头戴洋铁桶的白狗子

一

深山里头，光眼一看，是看不清竹林子的，只有一片绿油油、迷蒙蒙的竹雾。那竹雾，任凭山风戏弄，一会儿浓了，一会儿淡了；密一阵子，稀一阵子；一时深得象个不见底的黑谷，一时又浅得象踮得过的小溪。有时，好象仙女在竹雾间出没，舞姿绰约，姿态万千；有时，隐隐约约还听得到美妙的乐曲声，象是仙女轻拨着瑶琴，那是清风在抚弄着每片竹叶，摇曳着竹梢……

我是在竹雾里长大的。这山里，各种树木都有，阔叶针叶，乔木灌木……可居于优胜地位的始终是竹子。竹子名目繁多，什么丛竹、水竹、楠竹、斑竹，其实是不稀罕的，那方竹、实心竹、龙竹，恐怕有的人现在才听头回。方竹，茎

自然是四四方方的，见过么？实心竹，竹心拍满拍满的，还没摸过吧？龙竹，有如虬枝盘绕，出奇吧？不多说了，再说下去，只怕城里人都会上山寻怪竹子去了。

山里人，不似竹雾，却象任性的山风，豪爽、浑厚、感情用事，一认准什么，就非干到底不可，山风一样拦不住，走到哪里吼到哪里。打小时就同山里人厮混，我也一般好胜，犟得要命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八、九岁的妹子，一见山鹿路过，便撒开脚丫子直追，栽倒了不哭不哼，硬敢同山鹿论个输赢；好斗的山牛来了，我爬上了树，还要折树枝去戳它，激得它暴跳如雷，直到把树根撬翻，不过，这时我早攀缘了树枝，上了别处；布下陷阱捉野猪，野猪掉下去，还没困个五磅七伤，我就叫嚷着要下坑同它拚上几个回合，好显显我的厉害……怪不得满脸黑蓬蓬胡子的爹爹，有一天摸着我那又粗又硬、长长的绾到腰间的发辫，逗趣道：“竹妹子，你头发也靛绿靛绿的，城里歪嘴巴劣绅时刻咒我们要在山里‘生绿毛’，原来是你这里翻的典！莫恆死我了！”

我不相信这话，撒开脚丫子就跑到山泉水眼里去照，偏偏那水是绿的，倒映在水里的山也是绿的，不说我的头发成绿的了，连脸也给映绿了……我捂住脸忍不住大哭起来：“我不要生绿毛，我不当野人，不当野人！”

爹爹听到我的哭声，走过来就是一巴掌，打在我屁股蛋上。他怒气冲冲地骂了起来，一骂，样子真凶，吹胡子，瞪眼睛，牙齿齙齙的：“我们哪点野……”

“山野里长大，还不野！”我顶嘴。

“人家骂我们是野人，你就认了？”

“不认又怎的，还不是野在山里！”

“没出息、不争气的丫头！”

“是你硬拖上山的。”

“不上山还有命？你送肉上砧板，留在城里让人宰了，吃了，就不野了？”

骂完，他又一个劲地揪着自己的胡子，直叹气：“真是，把些伢子妹子陷在深山野岭里，天天同山牛野猪打交道，不野，也耽误了……作孽！”

绿竹声飒飒，把“作孽”的话尾子传出去了……一个剃阴阳头的大伢子从竹影里冒了出来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作么子孽？秦司令，拿出当年请军师的劲头，抢一个教书先生上来就是了……”

爹爹摇摇头，说：“如今可不比当初，那时是自己竖竿子劫富济贫，如今是打红旗闹共产革命，得讲点正板，哪能冒冒失失！”

“猛张飞如今也粗中有细了。”大伢子扮了个鬼脸，又象蝉蛉子脱壳，一缩没了影。

又剩了一片绿莹莹的竹雾。山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连天也是绿的，……弄得我都没地方躲了。

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。

我已经十岁了。再在山里“野”，游击队的生活再不安定，我这游击队的女儿，衣服缝缝补补，也晓得拼凑出个花样来；山上见到好看的花，往小伙伴身上比试比试，就插到自己头

发上了；还爱在山泉边上照照自己的笑模样，笑起来，脸上也象开了一朵花。

我不是野妹子，小胸脯挺挺的，手把子鼓鼓的，头发绾得细细致致，脸盘子洗得干干净净，两腮帮子红喷喷的。是了——就拿我头上那个用竹子削成的簪子来说，我就花了不少心思：如何让它象真的一样，可以夹得住头发；如何刻些花卉，上面染上色，染的是山上弄的野生植物的颜色。总之，用一位有见识的人的话来说，簪子是又别致，又大方，独出心裁：小小的竹妹子心里秀气得很……



真的，莫看我人小，目不识丁，心里的道道清清楚楚，什么都晓得。

那个剃阴阳头的大伢子讲的什么“请军师”的事，谁个要问我，我就会象讲古一样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不信，你们听！

二

不晓得那一年我出世了没有，总之，就算出世了，也不懂事。那是我后来听人家讲的。

那一年，山里发了大水，这里叫“出溜子”，讲龙从地底下钻出来了。水一过，见屋屋倒，见山山崩，见田田垮，塘坝都没了踪影。穷人家没有饭吃，县衙门还天天来征税，土豪们还刻刻来逼租，洪水没卷得走的，都让征税逼租的卷走了。

穷人没活路，被逼上梁山。我爹爹是个石匠出身，有一身好力气。平素好打个抱不平，这时大家都找他讨主意，他只说：“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上山！”

振臂一呼，就是百十号人。都是活不下去的，人一个，命一条，上山才拼得出一条活路。

爹爹领着大伙，抢了几个粮仓，吃了几家大户，日子倒过得痛快。只是官府围剿来了，光晓得往山里躲，要么就往死里拚，不出几个月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只剩有二、三十个人了。

人退到没人敢去的深山里，终日里狼嗥虎啸，军心逐渐动摇。

这天，我爹终于说：“象这样蛮干下去，不摸摸后脑壳，不行！我们里头没一个会出主意，能断文识字的当军师，只怕过不得十天半个月，就会一个个脑壳和身子分家……”

我爹虽然好歹识得几个字，但用他的话讲，斗大的字装不满一箩，还是不作用。小时候，他念过几天私塾，描过红蒙字帖，无奈家境贫寒，读书钱交不起，让开私塾的主家赶了出来，八、九岁就去当了石匠。但他一直没死了认字的心。红军走了，游击队在山上，化整为零。一有机会，他就爱给人家讲一些认字的小故事，连我都听得不少，印象特深。记得有一个故事，讲过去——鬼晓得是什么年间，反正有皇帝老子坐金銮宝殿的

时候，有一条法律，当抢犯有杀头之罪；当小偷的，只挨板子。有一个抢犯被人告了，他怕斫脑壳，去求讼师，说只要免于死，他出牢门就可以给讼师好多好多元宝。那讼师就想法子把原告状子搞到了手，他左看右看，横看竖看，一运神，只提笔往上头一点，就告诉抢犯，你一没死罪，二没牢狱之灾了。待到办案，县老太爷拿起床纸一看，便宣布：“打他三十大板、撵出县衙门。”原告一听，大声喊判罪不公。县老太爷给惹火了，把原告也打了三十大板，然后把状纸一掷，大骂原告，诬告公堂，说他自己是根据状子秉公而断的。原告拿过状子一看，气得只差没在公堂前撞死了。原来，状子中的“自大门而入”，已经改成了“自犬门而入”，“犬”字右上角加了一点。大门进去，必定是抢；犬门而入，不过是从狗洞里偷偷爬进去的，自然是偷。所以抢犯只挨了几十板子，给放走了。

爹爹讲了这个故事，说坏人认得字，坏事就干得更圆滑，更加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。如果好人有文化，坏人就难混下去了。

如今揭竿子，闹聚义，认那几个字是太不够了，遇到通风报信，如记不牢，讲错个把字，说不定就会误大事。有次让官府剿杀得很惨，正是由于报信的记错了一句话……

有谁通晓天文地理，懂得点兵法呢？只有读书的秀才。穷山恶水间，又出过几个秀才？真是大海捞针。好不容易才打听得到，山下边一个小镇子里，回来了一位“大学生”，人家上京城念过洋书，见过大世面。

说干就干！

当夜，我爹爹领了几个人，披星戴月下了山。他们越过院墙，从梦里把那位“大学生”提了出来，推到八仙桌边上。

“嘹！”

一把雪亮的匕首插在八仙桌正当中。

“依不依由你！依了，上山给我们当军师，我们服你，听你调摆，这就同你一道拜把子兄弟，喝鸡血酒，发誓起愿。不依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这世上不留下你。要么上山，要么下世。上山，你是我们的大王；下世，我就当你的阎王！”

那位“大学生”是见过世面的，倒没什么惊惶之色，只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”

“大学生”微微一笑：“让我入伙，也成绿林豪杰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事情倒还顺当，我爹就这么抢到一个能断文识字的“军师”。

抢到“军师”后不久，红军在山外起事，由于敌众我寡，退进了山，同我爹爹这支“土匪”讲了和，久而久之，便把我爹这支部队收编了。都是穷人家出身，一谈就投机。爹爹佩服红军里有能人，眼光远大，不是活一天算一天的近视眼。那军师本也受过一些革命影响，在当中穿针引线。不久，他让红军里一位指挥官看上了，被调到中央根据地当了什么委员、部长之类的官。后来——我都十几岁了，闹国共合作，两党一致抗日，这位军师作为上面的代表来找我爹爹，竟被我爹爹抓了起来，差点当作“叛徒”杀了。这是后话，不必提了。

红军北上以后，我爹爹留下来打游击。上面曾派来过一位好同志，他一肚子的学问，听说还留过洋。真真可惜啊，山里没搞上三个月，他打摆子，发高烧，活活烧死了。反动派围山围得厉害，一点药也弄不到手，没一点办法。

不然，他还可以给我和其他细人子当老师，让我们识得几个字。那时，我还爱坐在他的腿上头，用口水在手心写横、撇、竖、捺呢……他没时间，忙得不得了，却总记得我们。

可他现在不在了。

埋了他，我还在他坟头上插了好多好多的老虫花——这里管老虎叫老虫，老虫花就是象老虎皮的颜色一样的花，黄澄澄的，一开一大把，一开一大片，好似有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虫匍伏在那里，时刻要扑过来。白鬼子远远看见这坟堆上的老虫花，一定会以为有老虫雄踞，不敢过去。这一来，他的坟就保得住了。

每当看到那一簇簇的老虫花，我就盼望有一个象他那样的好老师。唉，“军师”和“洋学生”，都没能当得成我们的老师，那么，我们的老师该是什么样的呢？

三

爹爹当“司令”的这支游击队，拢共有多少人？几百，上千？我怎么也说不清。支队都是分散的，几十里，甚至有在上百里以外的。一有行动，几个支队拢来，难得全体集合；打完仗，又分散了。在“司令部”附近，平素只有几十个人，枪不多，只

十几支，打得响的，又只一半，其它的光用来吓人。

说到司令部，倒还真不一般。那是在半山腰、悬崖峭壁上的一个大山洞。洞外面只有禾坪大小一块空地。站在空地上往下一看，林木森森，黑雾腾腾，深不可测。只听得虎啸狼嚎，只觉得寒气冲天，好不骇人。洞子里七弯八拐，忽高忽低，时宽时窄，人在里边象进了迷宫一样，不知什么地方是头；转身出来，说不定连来路都找不到了。不吃二两豹子胆，莫想进去走一转。在洞里走着走着，耳边风声水声不绝。有时，水声大起来，就象闷雷一样，又好象前面有几百头猛兽在等着你，叫你出一身冷汗。可偶尔又见得到几线天光，也分不清是从哪里透进来的，甚至还能听到鸡啼声，时断时续，若有若无，神秘而又诱人。再往里走，得爬上爬下，得趟水，还得蹬梯。里面另是一个世界。进这个洞，简直象有个顽皮透顶的细伢子，一路在前面捉弄你，挑逗你，吓唬你，叫你想哭又想笑，可他又一直不放过你，硬把你引到里面，里面，然后，他就突然之间没了，没了影子，也没了声音……刚进洞那天，伢妹子们头上不知碰了几个包，背上不知擦去几块皮。

人就是好新鲜嘛，伢妹子就更好奇了。那天，我们点上松明，有的打上竹灯，在洞里穿梭般来去。你问什么叫竹灯么？把竹子打穿一个孔，往里灌进去自己制的桐油，再引进一根灯芯，就是了，还蛮象个样子的，山上有的是桐籽，不愁没桐油烧。

有了灯，我们就给一截一截的山洞、大大小小的空处排上了一串串的名字，全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编的，什么“水帘洞”呀、“盘陀路”呀，什么“快活廊”呀、“流萤沟”呀……乱叫

一气。

就凭着竹灯和松明，我们在山洞里选了一个最好的地方。那是一个有二、三丈宽的凹处，又干燥，又平整，冬暖夏凉，离我爹那个“办公室”也没几步远。而且顶很高，足足有三、四丈，跳起来不怕头上起“高楼”。我们铺上山特有的丝草，在上面打筋斗，只管打，只管闹……

闹得正欢，一个游击队战士风风火火地闯了过来，吆喝道：“去去去，这是我的福天宝地！”

“哟，它什么时候归了你了？它跟你姓？”我才不理那么多呢。

一个小妹子扯扯我的衣尾子，悄声说：“他是‘红脸关公’……”

我听说过这位“红脸关公”，他爱喝几口酒，当日在我爹爹手下当徒弟，酒气一冲，只把厚的麻石一顿脚就断了。有回去吃大户，财主老爷心痛，口里嘀咕一句，没防他眼一瞪，脸一红，就把那刻薄鬼吓得一命归阴了。到了红军，他也不服什么纪律，关了好几回禁闭，还改不了。有时，连我爹爹也只得让他三分。

他一听我顶嘴，便顿脚了，洞里“轰轰”直响：“我先来，先扫了干净，那里还磕了印子！”

果然，壁上有个印子，可我气他：“这是你的名字么？横一下，直一下，鬼画符，才不是你的！”

我一使眼色，好几个伢妹子都帮腔了：“是你的，你就要它讲话！”“那印子只怕是老虫抓出来的！”“我们草都铺好了，

想来困现成的。又不红脸。”“他时时刻刻是张红脸，不怕丑惯了。”……



这把“红脸关公”脸都气白了，动手要拖我们当中一个伢子。我领着大家扑了上去，拖脚的拖脚，扯手的扯手，呵的呵腋窝，他气又气不得，笑又笑不得，一屁股坐到我们的草铺子上，从这边滚到那边。

最后，他只得乖乖退走了：“还是你们这帮踩了风火轮子的哪吒太子厉害，我关王爷甘拜下风。”

可不，我们人多势众，他关王爷单枪匹马，逞不了英雄！同我们细人子抢铺位，做得出么？难怪大人说他也一

般“没大没小”，反不说我们没大没小了。

噢，我还没说我们怎么个“人多势众”呢。除我这个没娘的竹妹子外，游击队里还有五、六个伢妹子。大的十二、三岁，小的也有七、八岁。有的爷娘都让白鬼子杀了，有的爷娘在别的支队，那里条件更艰苦，不能带细人子，所以便都集中到了司令部。我们一天到晚，到处去挖竹笋，寻野菜，找草药——山上蛇多，没草药防身不行。兴是我爹爹当司令，我在这五、六个细人子当中也蛮有威信。给山下送信，和别的支队联系，细人子出去不打眼，爹爹都让我“点将”。比我足足多吃了两年茶饭，在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海伢子，也得听我的，我指东，他决

不道西。不信，你问他，他那沉甸甸的大脑壳马上就挺得意地摆了摆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正是，正是，细人子不讲假，竹妹子厉害。可是她要是不派我任务，我怎么为爹爹报仇？”

大一点的军事行动，大人从来不让我们参加。他们常常是半夜三更里出发，悄悄地、一点声响也没有。偏偏我们一个个睡得死死的，什么也不晓得。等到第二天人马回来，我们骂自己也骂不赢。嘻，只怪我们自己没用，别说晚上了，就是白天，游击队员往往也一下子无影无踪，好象一下子飞了天，遁了地。不知他们怎么练出的一身轻工夫，一路上风不响，草不摇，树不动，鸟不啼。每次，一堆堆的战利品摆在洞口，都把我们气死了。我们有意不去看热闹，往洞里躲得深深的，叫也叫不出来。

太瞧不起人了！

我们还得为好多的叔叔伯伯、姑姑婶婶报仇，干么子尽说我们小？我们又不是扳不动枪机，又不是爬不得山路？

真恁死人了！

总得让我们干点大事。

这回，游击队大概也是半夜出发的。爹爹也亲自去了，看来，是一次重



大行动。第二天，快到晚边子才回来。说也怪，这次回来，没见一个挂花的，也不见缴到什么东西，根本不象打过仗的样子，可一个个都累得东倒西歪，在我们白天铺好的席草上一躺下，便“呼哧呼哧”地打起鼾来了。

爹爹一双眼合不拢，他急着把我叫来，说：“交你一个紧急任务！”

“送信？还是去取文件？”我高兴地问。

“不，今天是个特殊任务。”

一听这话，我就来了精神，总算把我们当大人看了吧，我说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声音焦脆极了。

爹爹把我带出洞口。这时，天还没全黑下来，只见小路边上那株大榭树下，捆着一个人。我一看，就忍不住“格格”笑出声来了。原来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个洋铁皮桶子，把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、鼻子全箍进去了，箍得严严实实，猜不出是个什么样子，圆脑壳，扁脑壳？小白脸或是马脸？金鱼眼还是老鼠眼？鬼晓得！他身上，穿的倒是城里面有身份的人爱穿的褂子，上面净是泥巴，泥巴上又沾有碎草叶、花瓣子，怪有趣的……他一声不吭，对着大榭树，象根木头，屁股就坐在地上，也全是黄泥巴，可他也不知道挪动一下，作兴是吓呆了。

爹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待会儿，你领几个细伢子，牵着他满山转，走他五、六个钟头，再回到洞里，路上，你只管说到了乌鸦山。”

“乌鸦山？离这里有百多里路，干么子这样说？”我奇怪极了。

“这是任务，懂么？”爹爹没两句话。

“不懂才问嘛。”我撒娇了。

“回来再问，出发。”

爹爹这么开了口，我知道什么也问不出了，便去叫了两个大一点的伢子来“执行任务”了。

十二岁的海伢子，刚刚让人用剪刀把头发乱绞了一气，脑壳活象个毛芋头，直愣愣地问我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任务！懂么？”我只好学爹爹的腔。

“哼，干脆拉到哪只坑边上，往下面一推，不就完事了？”

“爹爹不准。”

“我晓得，是怕他晓得我们司令部的地方，同他捉‘躲躲’。”我们把捉迷藏叫“捉躲躲”。

其实，海伢子并没真弄明白。如果仅仅是怕暴露司令部，那，山里面到处有的是洞，把这个白狗子随便带到那个洞里就是了；审完，一枪崩了他。再说，过去抓了白狗子俘虏，总是半路上就放了，没带过一个到司令部。这不崩又不放，带到山里兜圈子，算什么名堂？闹了半天，还是叫我们要细伢子游戏，没劲，叫我空喜了一场。哼，全是这个怪模怪样的白狗子闹的。

我恼我的，海伢子仍自以为是地说了一大通。到后来，他还是把毛芋头脑壳乱晃晃，亮眼珠子直眨眨，学大人腔：“执行吧，这是任务。”